

刊十一

河姆渡 3000 年

农业文明的曙光

王健

於
鳥

义乌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越文化研究

义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义乌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於(乌)越文化研究

浙江省义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五年一月

於(乌)越文化研究

义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50×1168 毫米开本 8 印张 插页 16 页

102 千字 印数 1500

金华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前　　言

义乌——一个市域面积仅 1105 平方公里的地方，因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而名扬海内外，它如同神话般的崛起，引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前来探访、研究。

研究一个地方的经济现象，不能不探究其文化根源。义乌的崛起只是短短 20 多年时间，但义乌建县却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建县最早的地方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更是大胆提出，义乌曾是古越国都城所在地。以义乌市政协原副主席冯志来先生为主的一批本地学者，对於(鸟)越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和深入考证，撰写、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学术观点。省内外一些学者也纷纷加入研究之列。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古越国究竟曾在何处建都，历史学界至今仍存争议，未有定论。然而，近期古义乌境内却不断有重大考古发现：义乌市在旧城改造时发现了春秋之前的古井

群；毗邻的东阳市在建造金甬高速公路时发掘出了春秋贵族墓；最近，在距义乌市区仅 10 公里之遥的浦阳江上游发现的上山遗址，证明乌伤先民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种植水稻，比河姆渡文化还早 3000 年，为世界农业文明的最早起源地之一……这些考古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於（乌）越文化研究的前景。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集众人研究之成果，推出了《於（乌）越文化研究》专辑文史资料。我们期盼以此进一步引起全社会对发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充实义乌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文化内涵。於（乌）越文化研究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关心、支持和重视，竭诚希望各地专家、学者对这项工作多提出宝贵意见，欢迎社会有识之士加入研究行列，使於（乌）越文化研究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义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五年一月

目 录

於(乌)越古史考辨

从禹贡·扬州谈起	冯志来(1)
古会稽山在今义乌市西北	冯志来(5)
吴越夫椒之战的战场何在	冯志来(10)
於越的源头	冯志来(16)
乌夷和夏禹	冯志来(21)
越国第一都	冯志来(27)
古乌的历史遗存	冯志来(35)
古乌的繁荣和衰落	冯志来(41)

於(乌)越文化探讨

再论越族的鸟图腾	林华东(47)
一截值得讨论的历史 ——“鸟伤”探古	徐永生(57)
《山海经》与浙江古地理 ——古会稽山乃在今义乌的西北	冯志来(63)

乌伤正义与乌伤国考	华 柯(70)
於越古都在义乌	翁本忠(78)
勾乘山——越王勾践之国都	傅 健(88)
越都句无初考	华 柯(90)
“成山”、“句无”和故越都浅析	冯志来(102)
勾践曾在鸡鸣墟待诏	张金龙(105)
勾乘山曾是古越都城之一	金国炉(107)
古乌伤地是“越右通都”	翁本忠(112)
寻访上古先民的踪迹	徐松涛(116)
虜勾水·於(乌)越城·义乌市	冯志来(129)
乌伤县名考	张金龙(136)
话说义乌的“鸟”	冯志来(140)
也说义乌的“鸟”	张金龙(143)
从於越到颜乌	翁本忠(146)
义乌骆氏是否系勾践之后	张金龙(158)
从上山遗址看中华民族文明历史	徐永生(163)

考古发现与研究

浙江义乌县平畴西周墓

——兼论原始青瓷器的制作工艺

.....	金华地区文管会 (167)
义乌市内出土的先秦文物一览表	义乌市博物馆(179)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浦江上山遗址独步万年	童俊伟(181)

- 上山遗址：世界农业文明的曙光 童俊伟 王 健(182)
东阳横塘巨石廓石刻图案简考 华 柯(189)
东阳石室土墩墓初探与古都(城)之推测 ... 马云鹿(195)

附 录

[民间传说]

- 勾践山 摘于《义乌县志》(207)
退马坡的传说 贾祥龙 整理(208)
勾践被困勾乘山 翁本忠 整理(211)
“白屁”的典故 贾祥龙 整理(218)

[文楹诗联]

- 湖清门 熊人霖(220)
卿云门 熊人霖(221)
义乌上溪古会稽山上城有怀 冯志来(222)
题越右通都坊联 冯志来(223)
题勾乘寺 葛海有(224)
题退马坡 葛海有(225)
题越王坟 葛海有(226)

[寻觅之旅]

- 勾践寺 骆有云(227)
寻觅越王故都 张金龙(231)
勾乘山和越王墓 金国炉(234)

从禹贡·扬州谈起

冯志来

旧《义乌县志》载：义乌“唐虞为禹贡扬州之域。”禹贡，《尚书》中之一篇，禹又称大禹，是舜的大臣，夏朝开国之君。贡，功也。禹贡就是大禹的功绩。本篇是我国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旧《义乌县志》所谓“唐虞为禹贡扬州之域”，就是说义乌上古属《禹贡》篇中记载的扬州地区。

篇中有“彭蠡既瀦，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岛夷卉服”等语。“彭蠡既瀦”是说彭蠡泽已经形成。“阳鸟攸居”是

说阳鸟安居乐业。但“阳鸟”是什么意思？有人指阳鸟为雁，这是说不通的。鸟是否可攸居与彭蠡湖是否形成是不相干的。所以“阳鸟”应指族名，且“阳鸟”和下面的“岛夷卉服”也有关联。周秉钧引曾运乾说：“鸟，当读作岛，《说文》所谓‘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是也。本经皆假岛为之。岛夷皮服、岛夷卉服，古今文本皆作鸟’。……”“阳岛，即扬州附近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云阳岛者，南方阳位也。”但是这种说法是很混乱的。我以为“鸟”非但不能读作“岛”。而且“岛”本为“鸟”。因为东南沿海诸岛，虽然属扬州之域，但岛上居民和“彭蠡既潴”、“震泽底定”有什么相干呢？原文明说彭蠡湖一形成（应无洪水之灾），“阳鸟”才得以“攸居”，讲的是大泽四周之域的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并非海岛上的居民。

而“震泽底定”后，“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段话，周秉钧解为“东南沿海各岛的人，穿着草编的衣服，把贝锦放在筐子里，把桔柚包起来作贡品，这些贡品沿着长江、黄海到达淮河泗水”。我认为，把“岛夷卉服”解为东南沿海各岛的人穿着草编的衣服，也是错的。禹贡篇中所谓“嵎夷”、“菜夷”、“皮夷”、“淮夷”、“岛夷”皆属东方夷族之分支或其居住之地名。上古岛上之人是否臣服中原，甘冒海浪的风险向中原进贡又是个谜。从原文看“岛夷卉服”应解为“用‘岛夷’人以草编织成的衣服（如后世的蓑衣之类）”才讲得通。因下文是“用竹篮装的贝锦、包起来的桔柚”

於(鸟)越文化研究

皆指货物。纵观《禹贡》通篇，皆未说什么人运送贡品，仅省略地用“入”、“达”、“浮”等动词表述。

所以“阳鸟攸居”所说的“阳鸟”绝对不是“阳岛”，而应该是彭蠡、震泽周围一带的原始氏族。

我以为“岛”字非“鸟”字之误，而且也非“鸟”字，乃“鸟”字之误，因古太湖形成后居住在那里的就是吴越古族，也就是夷族一个分支。越国素称“於越”，此“於”乃“鸟”也。乌越也就是乌夷(武夷山也就是乌夷山的谐音，都可作佐证也)。明义乌县令熊人霖卿云门诗：“竹简曾传禹贡文”，我想禹贡文中所说的阳鸟，可能就是金乌，是说崇拜太阳(金乌)的东夷人，和北方乌夷同为一族，都崇拜太阳，以“金乌”或“冶鸟”为图腾。至秦汉，“阳鸟”演变为颜乌成为孝子，其渊源乃出自《禹贡》“阳鸟”。

於(鸟)越古史考辨

鳥

(金)	𠂔	毛公鼎	𠂔	沈子簋	𠂔	客子卣	𠂔
(篆)	𠂔	韓鳥	𠂔	吳越王鸟字形追	𠂔	效自	𠂔
(漢印)	𠂔	右尉	𠂔	印	𠂔	客子	𠂔
(漢金)	𠂔	烏氏鼎	𠂔	烏傷	𠂔	烏長	𠂔
	𠂔	大魏權	𠂔	元年詔版	𠂔	漢侯審	𠂔
	𠂔		𠂔	兩詔積量	𠂔	烏桓半	𠂔
	𠂔		𠂔	清銅竟	𠂔	烏桓半	𠂔

《常用古文字字典》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王延林 编

古会稽山在今义乌市西北

冯志来

会稽山，《浙江通志稿》认定：在绍兴、上虞、东阳、义乌、诸暨六县之间。但是勾践之时绍兴称大越，秦始皇时称山阴。至东汉顺帝永建四年会稽郡一分为二，原郡址苏州改称吴郡，会稽郡址迁乘山（古时“成”山）之北的山阴县。自此“会稽”成为山阴和今绍兴之专有名词，会稽山也专指绍兴旁边的山，而“嵊山”“九乘山”等原始地名只有当地人知道了。

学界对东汉以前的古会稽山不在绍兴

於(鸟)越古史考辨

是有共识的。如梁钊韬主张：在夏禹时，东夷已经成为华夏民族成员，共同建立夏国，因而东夷越族在传说中，他们是夏的后裔。可能在夏时会稽山在山东泰山附近，为东夷越族人所崇敬，其后苏鲁区和华夏族融合，不再被称为越人。浙江越人却因怀念祖先，会稽一名又出现浙江。故这个传说颇有来历，并非随便臆造（见《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载《百越民族史论集》1982年版）。

陈桥驿认为：“即使在《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二书中，也并不一律称为会稽山，前者称茅山或秦余望山，后者则笼统称为南山。”他又说，“会稽山是一个移动的地名”（见《吴越文化论丛》37页）。

另外，浙江学者林华东认为：“先秦古籍记载中的会稽并无确指就在今日之绍兴。东汉以后，这个说法便被解释的非常具体，后代方志又大加附会、渲染，派生出种种传说来”（中国文化史500疑案·遗迹篇）

那么，先秦浙江境内的会稽山在那里呢？首先，“会稽”之地名与“夏”紧密相关。据近人研究，文献有关夏人历史的主要事件的记载，大部分与东夷有关。其活动踪迹，也居多在东部沿海，如“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大禹治水，则在山东境内的兗州。舜为东夷之人，让位于禹，如果禹不是东夷之人就不可能。娶涂山氏之女，又曾在会稽山大会诸侯，应该说有一定的理由。但是夏文化与东夷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夏属崇拜龙的文化，东夷却是崇拜鸟或者金乌后来演变为凤的文化。所以在龙凤融

於(鸟)越文化研究

合前疑点甚多，大禹大会诸侯的会稽山也是千古历史悬案，各种说法无从下定论。不过，越国的会稽山，脉络却是清楚的，记载也是明确的，但郡以山名之后，原本的山几乎被淹没。

其次，於越的会稽山，是和吴越史紧密关联的。例如吴越夫椒之战究竟是越国境内何地、为什么搞不清楚，都是和会稽山的地名变迁有关。先来看《山海经》：《山海经·海内东经》载“会稽山在大楚南”。《山海经》成书约在春秋末年到汉代初年，作者非一人，文字以楚地为中心，西及巴，东及齐，这是现代学者研讨的大致结论。吴越亦包括在内。所以应该说比较切合江浙一带上古地域之实际。据袁珂研究，《山海经·海内东经》比较现实和接近。所谓“会稽山在大楚南”乃越为楚所并也。这里指出了一



大方山

个大方位。

但因会稽山名移向绍兴，所以吴承志云：楚当作越，传写讹误。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请看会稽山在《山海经》中的其他记载，具体反映在《五藏山经·南次二经》中。《五藏山经》主要说的是山，“《史记·大宛传》司马迁已称之”，所以成书比较早。内容多记山川地理，是《山海经》的主要部分。《南次二经》共记载 17 座山和 13 条水。所记基本上山有方位，水有流向，这就有了破解古山水之谜的依据。我们用本地的土话去读山川地名，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南次二经》实际上记的是秦始皇时代会稽郡范围的古地理，我在《山海经与浙江的古地理——古会稽山乃在义乌市西北》（原载《华夏人文地理》13 期）已作论述。

那么《南次二经》讲的是什么？原文如下：“会稽之山，四方……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与溟（辞源注音为 ju，郭璞云：‘一作具’）。”这不过一句话，但写明了山的名字，山的形态，水的流向，给今人提供了寻找古会稽山的依据。

先讲山的形态。经曰：“四方”。四方的山在哪里呢？旧《义乌县志》记载：“大方山，县西北五十里，北背浦江，东西绵亘十余里。”我以为此山即是古会稽山，现称大方山，和《山海经》所载“会稽山”的形态“四方”符合。另外大方山之溪，名曰上溪，水向南流，与《山海经》所讲的勺水出焉，南流注入溟相吻合。而义乌东北绍兴之南的今

“会稽山”是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该山之水俱往北流入钱塘江，山南就是东阳和义乌，也无典型的南流之水，而且山中之水汇入东阳“北江”。东阳“北江”仍是往西北流入义乌江。这就说明古今会稽山之区别。

所谓“勺”水，是否就是今“大方山”之“上”溪？其实义乌土话“勺”“上”同音，俱为 sha。那么南注于溟又怎么解释？溟 ju 和桓 ju 同音，乃桓山（今衢州一带的山）之下 的水，包括婺江下游，而上溪之水正好南流入婺江后汇衢江合流而下。与今绍兴会稽山之水是不相干的。

所以古会稽山应在今义乌市西北和金华市金东区交界处，而不是今义乌东北和东阳绍兴相连的“会稽山脉”。